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聯芳樓記

吳郡富室有姓薛者，至正初，居於閭闔門外，以糴米為業。有二女，長曰蘭英，次曰蕙英，皆聰明秀麗，能為詩賦。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之，名曰蘭蕙聯芳之樓。適承天寺僧雪窗，善以水墨寫蘭蕙，乃以粉塗四壁，邀其繪畫於上，登之者藹然如入春風之室矣。二女日夕於其間吟詠不輟，有詩數百首，號《聯芳集》，好事者往往傳誦。時會稽楊鐵崖制西湖《竹枝曲》，和者百餘家，鏤版書肆。二女見之，笑曰：「西湖有《竹枝曲》東吳獨無《竹枝曲》乎？」乃效其體，作蘇台《竹枝曲》十章曰：姑蘇台上月團團，姑蘇台下水潺潺。

月落西邊有時出，水流東去幾時還？
館娃宮中麋鹿游，西施去泛五湖舟。
香魂玉骨歸何處？不及真娘葬虎丘。
虎丘山上塔層層，夜靜分明見佛燈。
約伴燒香寺中去，自將釵釧施山僧。
門泊東吳萬里船，烏啼月落水如煙。
寒山寺裡鐘聲早，漁火江楓惱客眠。
洞庭金柑三寸黃，笠澤銀魚一尺長。
東南佳味人知少，玉食無由進尚方。
荻芽抽筍棟花開，不見河豚石首來。
早起腥風滿城市，郎從海口販鮮回。
楊柳青青楊柳黃，青黃變色過年光。
妾似柳絲易憔悴，郎如柳絮太顛狂。
翡翠雙飛不待呼，鴛鴦並宿幾曾孤！
生憎寶帶橋頭水，半入吳江半太湖。
一壠鳳髻綠於雲，八字牙梳白似銀。
斜倚朱門翹首立，往來多少斷腸人。
百尺高樓倚碧天，闌干曲曲畫屏連。
儂家自有蘇台曲，不去西湖唱彩蓮。
他作亦皆稱是，其才可知矣。鐵崖見其稿，手寫二詩於後曰：
錦江只說薛濤箋，吳郡今傳蘭蕙篇。
文采風流知有自，聯珠合璧照華筵。
難弟難兄並有名，英英端不讓瓊瓊。
好將筆底春風句，譜作瑤琴弦上聲。

由是名播遠邇，咸以為班姬、蔡女復出，易安、淑真而下不論也。其樓下瞰官河，舟楫皆經過焉。崑山有鄭生者，亦甲族，其父與薛素厚，乃令生興販於郡。至則泊舟樓下，依薛為主。薛以其父之故，待以通家子弟，往來無間也。生以青年，氣韻溫和，性質俊雅。夏月於船首澡浴，二女於窗隙窺見之，以荔枝一雙投下。生雖會其意，然仰視飛甍峻宇，縹緲於霄漢，自非身具羽翼，莫能至也。既而更深漏靜，月墮河傾，萬籟俱寂，企立船舷，如有所俟。忽聞樓窗啞然有聲，顧盼之頃，則二女以鞦韆絨索，垂一竹兜，墜於其前，生乃乘之而上。既見，喜極不能言，相攜入寢，盡繾綣之意焉。長女口占一詩贈生曰：

玉砌雕欄花兩枝，相逢恰是未開時。
妖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。
次女亦吟曰：
寶篆煙消燭影低，枕屏搖動鎮幃犀。
風流好似魚游水，才過東來又向西。

至曉，復乘之而下，自是無夕而不會。二女吟詠頗多，不能盡記。生恥無以答，一夕，見案有剡溪玉葉箋，遂濡筆題一詩於上曰：

誤入蓬山頂上來，芙蓉芍藥兩邊開。
此身得似偷香蝶，遊戲花叢日幾回。
二女得詩，喜甚，藏之篋笥。已而就枕，生復索其吟詠。長女即唱曰：
連理枝頭並蒂花，明珠無價玉無瑕。
次女續曰：
合歡幸得逢蕭史，乘興難同訪戴家。
長女又續曰：
羅襪生塵魂蕩漾，瑤釵墜枕鬢。
次女結之曰：
他時洩漏春消息，不悔今宵一念差。

遂足成律詩一篇。又一夕，中夜之後，生忽悵然曰：「我本羈旅，托跡門下；今日之事，尊人惘知。一旦事跡彰聞，恩情間阻，則樂昌之鏡，或恐從此而遂分；延平之劍，不知何時而再合也。」因哽咽泣下。二女曰：「妾之鄙陋，自知甚明。久處閨闈，粗通經史，非不知鑽穴之可丑，韞櫝之可佳也。然而秋月春花，每傷虛度，雲情水性，失於自持。曩者偷窺宋玉之牆，自獻汙和之璧。感君不棄，特賜俯從，雖六禮之未行，諒一言之已定。方欲同歡衽席，永奉衣巾，奈何遽出此言，自生疑阻？鄭君鄭君，妾雖女子，計之審矣！他日機事彰聞，親庭譴責，若從妾所請，則終奉箕帚於君家；如不遂所圖，則求我於黃泉之下，必不再登他門也。一日，登樓，於篋中得生所為詩，大駭。然事已如此，無可奈何，願生亦少年標緻，門戶亦正相敵，乃以書抵生之父，喻其意。生父如其所請。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問名納采，贅以為婿。是時生年二十有二，長女年二十，幼女年十八矣。吳下人多知之，或傳之為掌記云。